

# 花潮



## 磊楼柳烟记

周其常

一

从城里出来，往西山那边去，路便渐渐地静了。车行三四十里，尘嚣落在身后，眼前的天地豁然开朗——这便是白鱼口了。滇池的水在这里拐了一个弯，抱出一片幽幽的谷，空谷园便藏在其中。园是民国年间庾恩锡先生所筑，磊石为楼，故曰“磊楼”。楼是赭灰色的，方方正正地立在池畔，像一位沉默的老人，守着这一方水土，一守就是近百年。

我来时，正是三月里一个晴好的早晨。太阳还没升起，园中静悄悄的，只听见自己的脚步声。穿过磊楼前的那条小道，便望见那一堤柳了。当地人称它“得月堤”，取“近水楼台先得月”之意，倒是贴切。堤长不过里许，窄窄地伸向滇池中去，两边遍植垂柳。这时节，柳芽初绽，嫩黄嫩黄的，还未成荫，却已在枝头笼着一层淡淡的烟霭了。那烟是极轻的、极软的，在晨曦里浮动，像是大地初醒时发出的一口气。

我站在堤头，看着这柳烟，竟有些恍惚起来。

二

多年前，我也是这样看着柳烟的。那时候在故乡，三月里总要到河边去。河是不宽的，两岸都栽着柳。春深的时候，柳絮飞起来，蒙蒙的一片，把整个河堤都罩住了。人从这岸的柳烟里走过去，一转身，便隐入那岸的柳烟里，恍恍惚惚的，像梦里的影子。偶尔有三五只白鹭飞过，或是七八只燕子，哼着它们祖传的歌谣，从那烟里穿过去，烟便乱了一刻，但很快又合拢了，而且比先前更静、更深。

远远看去，柳烟深处，那条小河抖动着一匹刚刚织好的丝绸，哗哗地明语着好听的句子。那时候我便想，这柳烟里，藏着些什么？藏着宋朝的词，藏着唐朝的诗，或许还藏着更久远的东西——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那依着着的，原来就是这如梦如幻的柳烟。

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后来当兵定居昆明，住在钢筋混凝土的森林里，呼吸着尘埃，便再没见过那样的柳烟了。直到此刻，站在这得月堤上，看着眼前这一堤柳烟，那些遥远的记忆，忽然又活了过来。

三

太阳渐渐地升起来了。第一缕阳光是从东岸的梁王山后透出来的，先是淡淡的金色，洒在滇池的水面上，水便活了起来，粼粼地闪着光。光漫到柳堤上，那些嫩黄的柳芽一下子被点亮了，像是撒下满天星。柳烟呢？还是那样浮着，只是染上了一层暖意，不再是清冷的青白色，而成了浅浅的鹅黄。

我沿着堤慢慢走，堤上的柳都是有了年头的了，树干粗粗的，皴裂的皮上长满了青苔，却依然苍劲地向水

面斜去。枝条垂下来，柔柔地拂着水面，每走一步，便有柳丝从肩头滑过，痒痒的，像是故人的手。

堤内是一个莲池，这时节荷花还未发芽，水面空空的，倒映着柳的影子。池上有座小拱桥，桥那头对立着两座石亭，是歇式的，方方正正，像两个敦厚的石盒子。透过亭子的窗洞望出去，恰好框住一段柳堤、一座小桥、一湾池水，竟像一幅画。

我站在那画框前，忽然想起唐人杜牧的诗来：“春风野岸名花发，一道帆樯画柳烟。”

杜牧看的是汴河的风帆，我看的是滇池的柳烟，相隔千载，相去千里，却在这“柳烟”二字上，遥遥地相遇了。

四

阳光渐高，柳烟渐渐地薄了。三月的柳烟，毕竟与暮春的不同。暮春的柳烟是浓的、醉的，像化不开的愁；三月的柳烟却是淡的、轻的，像初醒的梦。那柳芽儿刚刚睁开眼，嫩嫩的，黄黄的，茸茸的一层，远看是烟，近看却还是芽。等到风来，那些小芽便轻轻地颤着，又像动起来，一波一波地，像水纹，又像叹息。

风是从滇池上吹来的，带着水的润气，还有一点淡淡的腥。这腥不讨厌，反倒让人觉得真切。这是活水的氣息，是湖山的气息。不像城里的风，总是夹杂着尘土与汽车尾气的味道。

这当口，几只白鹭接替了刚飞回西伯利亚的红嘴鸥，从附近的芦苇丛里飞起来，掠过柳堤上空。它们的翅膀是那样白，在淡绿的柳烟衬托下，显得格外耀眼。它们飞得不急，慢慢悠悠的，像是在享受这春晨的宁静。飞到柳堤中央时，它们忽然散开了，一只向西，一只向南，还有一只直直地飞进太阳里去，那金色的光一下子把它融化了，只剩下一个剪影，渐渐地小下去，小下去，终于看不见。

柳烟被它们搅动了一下，微微地乱了。但很快，又恢复了先前的静谧，而且，不知怎的，竟显得更深、更有画境了。

五

我在堤上找了一处石凳坐下。凳子就放在柳荫下，面对着滇池。这时候太阳已经完全升起来了，水面开阔起来，浩浩然一片，直到左岸的西山。西山是黛青色的，静静地卧在那里，像一头沉睡的巨兽。

忽然想起五代韦庄的词：“柳烟轻，花露重，思难任。”  
这“思难任”三个字，真是道尽了此刻的心境。面对这样好的景致，心里满满的都是什么，却又说不清是什么。是欢喜，是惆怅，是怀念？似乎都有，又似乎都不是。只是觉得，这柳烟里，这湖光里，这春风里，藏着一个什么秘密，一个关乎生命本身的秘密。

我又想起《诗经》里的句子了。“昔我往矣，杨柳依依。”那“依依”两个字，是多么动人！既是柳枝的依依，也是人的依依；既是别时的依依，也是归来的依依。如今我站在这柳烟里，算是归

来，还是又一次的别离？

六

午后，游人渐渐地多了几个。但也只是几个，散在长长的堤上，彼此隔着远远的距离，谁也不打谁。有一对雅致的老夫妇，慢慢地走在前面，老先生拿着相机拍照，老太太就站在柳树下等着。阳光透过柳枝洒在她花白的头发上，亮晶晶的，她也不急，就那么静静地站着，偶尔抬头看看柳，偶尔低头看看水。

我忽然想，人生到了这个年纪，或许就像这三月的柳烟，不再是浓烈的、急切的，而是淡的、缓的，有了一层朦胧的意味。年轻时看什么都清晰，好便是好，不好便是不好；到了中年以后，便渐渐懂得欣赏那些模糊的东西了。比如这烟里的柳，比如这雾里的山，比如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心事。

庾信《枯树赋》里说：“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庾恩锡先生当年种下这些柳的时候，可曾想过近百年后的春天，会有人站在这里，看着它们依然的样子，想着同样的人世沧桑？

七

黄昏时候，我又回到了磊楼前。夕阳西下，把整座石楼染成了玫瑰色。那些粗砺的石头，此刻竟显得温柔起来。楼前的柳堤，在斜阳里又是另一番光景——柳烟被镀上了一层金，不再是清晨的鹅黄，而是暖暖的橙红。柳枝的影子长长地拖在地上，拖在水上，随着微波轻轻地摇。

这时的滇池，静得像一块巨大的绸被。夕阳的光铺在上面，从脚下一直铺到天边，金灿灿的，晃得人睁不开眼。偶尔有晚归的鸟儿飞过，在金色的水面上投下一个踪影，倏忽就不见了。

我想起唐人韩偓的诗句：“柳烟轻，人语静。”此刻真是静，静得能听见水波轻拍堤岸的声音，一下，一下，像心跳，又像时光的脚步。

八

月亮升起来的时候，我该回去了。回到再看一眼，那一堤柳已经完全融进了夜色里，只剩一团淡淡的影子，像是水墨画里最后的一笔。月光洒在柳烟上，柳烟便有了银色的光，朦朦胧胧的，比白天更添了几分神秘。

忽然想起纳兰性德的词来：“柳烟丝一把，颜色笼鸳瓦。”  
词人写的是春暮的伤感，我此刻却没有伤感，只是觉得，这一堤柳烟，已经装在心里了。往后再走进城市的钢筋水泥里，只要闭上眼睛，就能回到这里——回到三月的柳烟里，回到滇池的水声里，回到那个让心变得湿润、柔软的地方。

和风徐徐，缓步走出空谷园，在回望里，那柳堤越来越远，越来越淡，终于融进了夜色，再也看不见。

但我知道，它就在那里。磊楼的柳烟，永远在那里，它将依偎地等着下一个来人的到来。

## 遵义行

宋海峰

晨雾初散，黔北的红土便露出最本真的底色。遵义红花岗区子尹路96号的青砖小楼静卧其上，檐角的红灯笼在微风中摇曳，将一抹红投在“遵义会议会址”的黑漆金匾上——那是毛泽东题写的六个大字，金光闪闪，遒劲有力，被誉为“中华第一匾”，与红土的赭红交融，晕染出独属于遵义的红色晨光。

1935年1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在这里解决了党内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将濒于绝境的中国革命拯救出来，开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航向。

遵义，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转折之城”，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刻下了永恒的印记。

沿着二层小楼的木质楼梯拾级而上，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仿佛推开了一段滚烫的岁月。二楼会议室的红色元素浓烈，墙上悬挂的红色会旗边缘已有些磨损，五角星的刺绣却依旧鲜艳；27平方米的空间里，板栗色长方桌周围摆着20把藤心靠背椅，桌下的木炭火盆早已冷却，却似仍在散发着温暖的红光。

屋顶悬挂的荷叶边盖洋油灯静静垂落，灯盖的铜质边缘泛着暗红光泽。恍惚间，那盏灯曾照亮过深夜的思想交锋，照亮过毛泽东挥斥方遒的身影，照亮过中国革命绝处逢生的拐点——这红，是油灯的光，是炭火的暖，是信仰的火，让“遵义红”有了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厚重分量。

此时，我想起了毛泽东的评价：“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身路线、方针、政策问题的重要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更铸就了遵义会议精神。

院中的“胜利树”枝繁叶茂，新叶在阳光下泛着微红，与百年前战士们腰间的红绸、帽上的红星遥相呼应。我忽然懂

## 指尖上的时光

王丹

三迤正声

### 耘山耒月 唱新歌

秦玉汉

#### 轿顶山

轿山县城后花园，翠影摇红气爽鲜。曾是废墟疮痍地，流金藏玉两重天。弯弯小路登碧谷，浩浩幽芳看卉开。更有轿顶飘紫气，梨花带雨入流丹。

#### 金沙芒廊

丽水芒廊十里长，烟光树色两相彰。山潭深底惊雀跃，水蛭蛮烟果韵芬。雁荡平沙扑秀蔓，果挽水雾绣云冈。小船对岸悠悠渡，满载香馨过茶塘。

#### 江岸

江岸绵延万道山，嫣枝蘸水漫阿湾。春花逐浪天涯去，玉翠沉碧共月圆。野路板桥人语响，沙湾平水过高帆。琼楼汉水黄鹂鸣，孤鹭金江跃油渊。

#### 沙湾

碧水温沙玉树青，山横峻壁蔓萝深。菁沟芳卉摇潭月，莹上金铃挂秀云。落絮流荒情有序，细来过转翠闻声。环山小路耘娇秀，玉属嫣枝共焕神。

#### 峰上

芒树立峰树又峰，云摇金果果摇云。朦胧日照晖光暖，精月朗朗月色温。缕缕桂香天上落，幽幽女娥倩香醇。白墙青瓦无人语，翠径苍泉渡有音。

#### 芒果小镇

流丹携露透烟林，圆秀含芳卧翠坪。春茶摇风浪流月，莎蕪藏醉醉人魂。芳岚频带江南雨，秋雁常捎塞外情。未树耕山天地变，五洲链接绿虹城。

#### 新庄河上

水畔山前好人家，耕芒耘水采桑麻。畦田菽稻香百里，峰上金珠走远涯。石舂白碾生葱翠，沙窝芦荡有锦蛙。桃源莫恨桃芳寡，灼灼芒花胜艳花。

#### 河东水库

万千佳丽在湖湾，心许秋光恋艳山。浅黛梅妆舒玉袖，薄粉柔浪弄琴弦。青枫获嫩招亭月，浅水白鳞跳玉滩。最是半坡肠断处，落霞孤鹭过绮帘。

#### 石龙坝

削心铭骨闭岩穴，荒秽何期积霞乡。石罅环堆生嫩草，烂砾灰土挂金芒。野禽还巢惊险隘，琼树攀人爽玉香。山静洞深花满路，流溪荡漾水烟茫。

#### 山市

山市竹溪透燕桥，珍珠碧玉玛瑙红。隔岭藏幽曲虎踞，坪坊盈珠接地龙。雾吹炊烟空谷翠，道横青翠异香浓。崔郎勿用书惆怅，人面桃花在伞蓬。

#### 江村人家

烟翠江村水溅霞，枕涛抱雾沐风风。耕山耘树白云上，曳浪摇裙下抛蓬。碧谷峰峰理恶秽，长沟映碧剪霓虹。日升月落无寒暑，疏雨淋漓醉晚钟。

得，“遵义红”从来不是单一的色彩，它是信仰的红、是热血的红。

二楼的会议室内，时光仿佛在此定格。板栗色长方桌的桌面布满深浅不一的划痕，那是岁月的印记，也是当年参会者指尖摩擦的痕迹。墙壁上悬挂着参会人员照片。遥想当年，与会者的脚步沉重却坚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审查黎平会议确定的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计划，检讨第五次反“围剿”与西征途中军事指挥的经验教训。

中国革命前行的航向、命运的转折，因这一时刻，注定被后世铭记。

阳光透过彩色玻璃窗，在桌面上投下细碎的光斑。那些光斑里，我仿佛看见先辈们深夜踱步的身影，看见灯光下起草决议的笔尖，看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掌握革命航向的坚定眼神——革命的前行航向、民族命运的伟大转折，因这一时刻而闪耀。

一艘劈波斩浪的航船，需要一位眺望远方的舵手。会议期间，王稼祥等同志提出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由毛泽东同志参与军事指挥，这一主张获得绝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

遵义会议陈列馆内，每一件红色文物都在诉说不朽传奇：陈云同志用红格纸书写的《（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字迹工整有力，墨色中仿佛透着黔北红土的色彩，字里行间透着坚定的力量。

走出会址时，夕阳为青砖小楼镀上一层暖红。此刻，朱德总司令会后的赋诗回荡在耳际：“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此刻，我不禁感叹，那抹炽热的遵义红，早已越过娄山关的雄奇，漫过赤水河的波澜，在岁月长河中沉淀为永恒的精神密码。它是红土的底色，是信仰的光芒，是同心的赤诚，更是指引后人于新时代长征路上步履不停、向阳而行的精神火炬。

互映衬，共同勾勒出大鱼帽的繁复绚丽。

在色彩的运用上，大鱼帽主要以红、黄、黑、绿几种主要颜色为主，绣在红色基调的缎面上。红色，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喜庆与吉祥，是大鱼帽的主色调，奠定了其热烈而欢快的氛围；黄色，如阳光般灿烂，为整个帽子增添了一抹清新与灵动；绿色，沉稳而庄重，勾勒出线条的轮廓，让图案更加鲜明；绿色，如同大自然中的生机与宁静，为大鱼帽注入了一股清新与灵动。这些色彩相互交织，碰撞出绚丽的火花，使得大鱼帽色彩艳丽，形态生动，令人赏心悦目，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与收藏价值。

制作一顶标准版的大鱼帽，绝非易事。它需要绣工连续工作半月有余，使用丝线数百米，这漫长的时光里，每一针每一线，都倾注了绣工的心血与汗水。每一次穿针引线，都是对传统技艺的敬畏与传承。在这个追求速度与效率的时代，机器的轰鸣声不绝于耳，许多传统技艺正渐渐被冰冷的机器所取代。然而，手艺人手中的慢工出细活，制作一顶大鱼帽，就像是一场与时光的深情对话，每一个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之心血与虔诚。

首先，选材至关重要。需精选上好的绸缎面料，那绸缎，丝滑如瀑，泛着柔和的光泽，仿佛能将世间的美好都一一收纳。五彩丝线，鲜艳欲滴，宛如天边的虹霓，带着梦幻与诗意。还有各种亮片，在阳光下闪烁着细碎的光，恰似星辰洒落人间。接着，便是裁剪的艺术。将缎面与布壳依照心中的形状精心裁剪，这一刀一剪，犹如画家笔下的勾勒，决定了大鱼帽最初的轮廓。每一道剪裁的线条，都蕴含着手艺人对于美的理解与追求。之后，针线穿梭，锁边、滚边，细腻而温柔，仿佛在为这即将诞生的艺术品披上一层细腻呵护。

刺绣的过程，更是一场指尖上的奇妙旅程。从鱼的眼睛开始，那是整个大鱼帽的灵魂所在。手艺人的针，如同灵动的精灵，在缎面上翩翩起舞。先是精心绣出眼睛的轮廓，让它透着一股灵动与俏皮，仿佛即将从帽檐跃出，接着是眼皮、细腻的针法赋予其柔和的质感，宛如婴儿的肌肤般娇嫩。耳窝与面颊，也在针线的游走间，渐渐饱满起来，仿佛被赋予了生命的温度。

大鱼帽的制作，更是考验着手艺人的技艺与耐心。每一针每一线，都要精准地把握力度与角度，让鱼鳍看起来栩栩如生，仿佛在水中轻轻摇曳。而鱼尾的制作，则将整个大鱼帽的美感推向了高潮，三片鱼尾，绣制图案各有千秋。传统的大鱼帽制作中间一片鱼尾是石槽，象征着多子多福；左片鱼尾是佛手，寓意着吉祥如意；右片鱼尾是蜜桃，代表着长寿安康。这三片鱼尾，不仅仅是装饰，更是美好的祝福，承载着人们对生活的殷切期盼。整个帽子寓意：年年有余，长命百岁，消灾避邪，富贵吉祥之意。在嵩明，但凡小孩满月、周岁，都要制作大鱼帽相赠，表示美好的祝愿。

纵观整个鱼头，前庭饱满，地格方圆，手艺人会根据所戴者头部尺寸，进行细致入微的剪裁。如此一来，戴到头上，便显得圆润饱满，形似金鱼，再加上三片鱼尾的衬托，从侧面看，俨如一条活生生的小金鱼，在时光的洄游自在游戏，灵动而漂亮。

大鱼帽多以平针绣法为主，这是一种看似简单却极具功底的针法。每一针都平整均匀，排列整齐，如同士兵列阵，彰显着秩序之美。然而，仅仅平针绣法还不足以展现大鱼帽的独特魅力，于是，长针绣、铺针绣、短针绣、滚针绣、扭针绣、鸡冠绣等十余种针法纷纷登场，它们相互配合，相

从先辈的坚守，到如今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创新，一顶大鱼帽串联起几代人的时光。它见证了岁月变迁，承载了无数的故事与情感。在嵩明，还有许多像杨奶奶这样虔诚的手艺人，他们或许默默无闻，或许籍籍无名，但他们用自己的热爱与执着，守护着传统技艺，让这些老手艺人于新时代依然焕发着新的生机。他们就像一颗颗璀璨的星辰，在历史的天空中闪烁着独特的光芒，他们的坚守与传承，让我们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依然能够触摸到传统文化的脉络，感受到那份源自指尖的温暖与力量。

当我们看到孩子戴着大鱼帽的笑脸，仿佛看到了嵩明的文化基因在延续。这顶帽子连接着过去、现在与未来，承载着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情感，也彰显着嵩明民间刺绣这一传统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它不仅是一顶帽子，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值得我们永远珍视与传承。